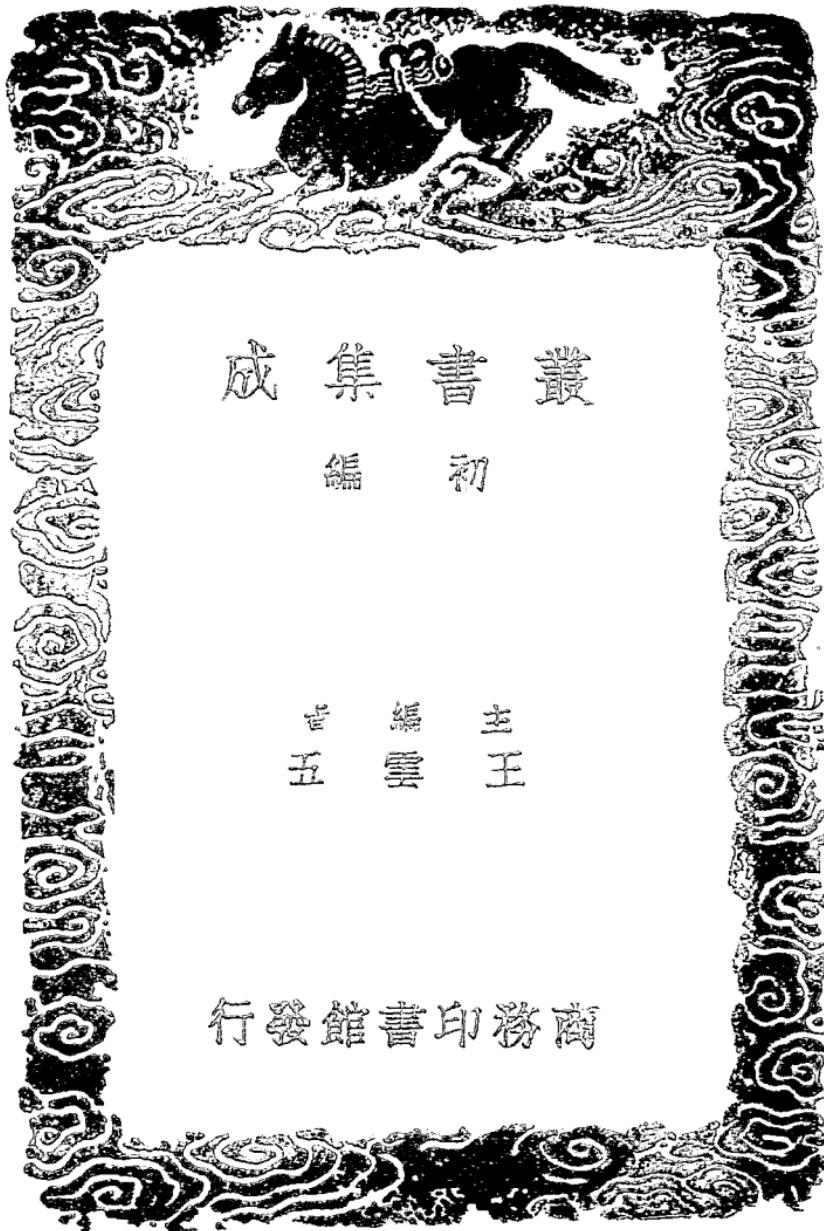


唐尙

據書

故言

二實



叢書集

初編

王

雲

五

行發館書印務商



實故書合



3 0646 4159 4

李維華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  
所選寶顏堂祕笈及  
畿輔叢書皆收有此  
書寶顏堂本在前故  
據以排印

# 尚書故實

唐 趙郡 李 紹 編

賓護尚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於壯武多聞遠邁於聳臣綽避難圃田寓居佛廟秩有同於錐印跡更甚於酒傭叨遂迎塵每容侍話凡聆徵引必異尋常足廣後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者兼雜以詆諧十數節作尚書故實云耳

高祖太武皇帝本名與文皇帝同上一字後乃刪去嘗有碑版鑿處具在太武是陵廟中玉冊定神堯乃母后追尊顏公曾抗疏極論爲袁參所沮而寢

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天冊府弧矢尺度蓋倍於常者太宗北逐劉黑闥爲突厥所窘遂親發箭射退賊騎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歎伏神異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一作朝郊丘重禮必陳於儀衛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與法物同爲煨燼矣然此卽劉氏斬蛇劍之比也豈不有所歸乎

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日白鶴一作雲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號白雲先生故人謂車爲白雲車至文宗朝並張騫海槎同取

入內。

有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干柳芳。嘗對芳念百韻詩。芳已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此君所念詩也。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寫錄。

又說漢武帝時。嘗有外域獻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翳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書曰益典朕虞。蓋隨禹治水。撮山海之異。遂成書。郭弘農注解。

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構聖善寺佛殿僧惠範以罪沒入其財。得一千三百萬貫。

元載破家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石。

盧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黃白術。變瓦礫泥土立成黃金。賓護時在相國大梁幕中。皆目睹之。谷一日死於淮陰。賓護見范陽公敘言。公曰。王十五兄不死。後果有人於湘潭間見之。已變姓名矣。賓護旣徙知廣陵。常亦話於崔魏公。公因說他日有王修能變竹葉爲黃金。某所目擊也。

進士盧融嘗說盧元公鎮南海日。疽發於鬚。氣息憊然。有一少年道士。直來牀前。謂相國曰。本師知尚書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傳之。相國寵姬韓氏。遂取膏藥疾貼於瘡上。至暮而較數日平復。於倉皇之

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數重竝無出入處方知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融卽相國親密目驗其事因附於此

公自言四世祖河東公爲中書令着緋綽安邑宅中曾有河東公任中書令着緋真又說傳遊藝居相位着綠

李師誨者畫蕃馬李漸之孫也爲劉從諫潞州從事知劉不軌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縣宰曾於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於蜀路早行見星墜於前遂圍數尺掘之得片石如斷磬其一端

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條處尙光滑豈天上樂器毀而墜歟此石後流轉到綽安邑宅中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語出諸子書貞觀中褚河南裝

背題處具在本張維素家收得維素從申之子傳至相國張公弘元和中淮宣索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

時張公鎮并州進圖表李太尉衛公作也後中貴人崔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在京一日有人

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疋贖得經年忽聞款闕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知

清夜圖在宅計閑居家貧請以絹三百疋易之周封憚其迫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果賣絹至後方知詐

僞乃是力足人求江淮大鹽院時王庶人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得此圖然遂公所請

因爲計取耳及十二家事起復落在一粉鋪內郭侍郎賀閻者以錢三百買得獻郭郭公又流傳至令狐

家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賓護親見相國說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腦骨微紅而潤澤抑異於常也

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僬僥人也。

又說表弟盧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見仙人乘鶴而過別有數鶴飛在前後適覩自一鶴背遷一鶴背亦如人換馬之狀。

國朝李嗣真評事云願畫屈居第一然虎頭又伏衛協畫北風圖。毛詩義

公平康里宅乃崔司業融舊第有司業題壁處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蜀王卽隋文之子楊秀也。

又李汧公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納琴用蠅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兵部李員外約言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分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棄官并韋徵君況牆東遜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尤厚於張每與張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諗卽尚書羣從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顥始也顥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者積十年厥功方就。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爲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指說非也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治勞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

古碑皆有圓空。孔蓋碑者悲本也。墟墓間物。每一墓有四焉。初墓穿繩於空以下棺。乃古懸窓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有樹德政碑。亦設圓空。不知根本甚失。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公自述高伯祖嘉祐開元中爲相州都督。廨宇有災異。郡守物故者連累。政將軍喜祐終金音將軍至。則於正寢整衣冠通夕而坐。夜分忽肅屏間。聞歎息聲。俄有人自西廡而出。衣巾藍縷。形器憔悴。歷階而上。直至于前。將軍因厲聲問曰。是何神祇來至於此。答曰。余後周將尉遲也。死於此地。遺骸尙存。願託有心得。畢葬祭。前牧守者皆膽薄氣劣。驚悸而終。非余所害。又指一十餘歲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廡下。明日將軍召吏發掘。果得二骸。備衣衾棺器禮而葬之。越二夕。復出感謝。因曰。余無他能報效。願裨公政節宣水旱。唯所命焉。將軍遂以事上聞。請置廟。歲時血食。上特降書詔褒異。勒碑敍述。今相州碑廟見在。

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憲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官台州刺史。

河東公鎮并州。上問有何事第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遠牧方州。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敕張嘉祐可忻州刺史。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張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者乎。

王平南廩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吾諸事不足法。惟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焉。宣平太傅相國盧公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遊芍陂。芍字今呼爲鵠草。下芍藥多見里人負薪者持碧

蓮花一朵已傷器刃矣。云陂中得之。盧公後從事浙西。因使淮服話於太尉衛公。公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又徧尋於江渚間。亦終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蓋神異耳。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令旣合節奏。有中章程。時座中有前將作李少監韞。亦云曾見。

京城佛寺率非真僧。曲檻廻廊戶牖重複。有一僧室。當門有櫃。局鎮甚牢。竊知者云。自櫃而入。則別有幽房邃閣。詰曲深嚴。囊橐奸回。何所不有。

牛相公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姓。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駁逐必虛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十年前。有人他處見猶在。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家晉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耕人姓不字。呼作彪。其名曰準。出春秋後序文選中注出。

王內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不記書求櫻桃來禽。日給藤子。來禽言味甘來榮食也。俗作林檎。又云胡桃種已成矣。又問司馬相如楊子雲有後否。蜀城門是司馬鎗所製存乎。

盧元公鈞奉道。暇日與賓友話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某有表弟韋卿材。大和中選授江淮縣宰。赴任出京日。親朋相送。離灤澦。時已曛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覺道路漸異。非常日經過處。既而望中有燈燭熒煌之。

狀林木葱蒨似非人間頃之有謁于馬前者如州縣候吏問韋曰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頃復有一人至前謂謁者曰旣至矣則須速報上公韋問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對卻走而去逡巡遞聲連呼曰上公屈韋下馬趨走入門則峻宇雕墻重廊複閣侍衛嚴肅擬於王侯見一人年僅四十戴平上幘衣素服遙謂韋曰上階韋拜而上命坐慰勞久之亦無肴酒湯果之設徐謂韋曰某因世亂百家相糾竄避於此推某爲長強謂之上公爾來數百年無教令約束但任之自然而巳公得至此塵俗之幸也不可久留當宣速去命取綃十疋贈之韋出門上馬卻尋舊路迴望亦無所見矣半夜驪月信馬而行至明則已在官路逆旅暫歇詢之於人且無能知者取綃視之光白可鑒韋遂驟卻入關詣相國具述其事因以菱芰分遺親愛相國得綃亦裁制自服韋云約其處乃在驪山藍田之間蓋地仙也

顧況字逋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善畫者王默爲副知也

世言牡丹花近有蓋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張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

又說顧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洲叫一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有黃金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頗同房否對曰別洞黃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人雖咍之亦實其真實也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帝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臣書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不悅，後嘗以檄筆書，恐爲帝所忌，故也。

陸暢字達夫，常爲韋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繩其旣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銀三挺，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又云士張林說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齊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名不記，巡覆兩街諸寺，見

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歸，謂之蘇杠。烏譜 反。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陀僧也。

○州謝真人上昇前，玉帝錫以鞍馬爲信，意者使其安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紫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置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睹焉。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鐫字皆須妙於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草，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公云：舒州潛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卽煞一大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又南中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散也。雖枯骨猶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屠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中，或謂之禳災者，真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瑯琊王也。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存乎？方慶遂集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一卷進上。后命崔融作序，謂爲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也。

今延英殿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驟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對於小延英，自此始也。

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踐歷五院者共三人，爲李商隱張魏公延賞溫僕射造也。

裴岳者，久應舉，與長興于左揆友善。曾有一古鏡子，乃神物也。于相布素時得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賓護，與岳微親面詰之，云不虛旋亦墜失。

陳朝謝赫善畫，嘗閱秘閣，歎伏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爲若見真龍。

陶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耶劍，皆以銅鑄非鐵也。隱居古今刀劍錄云：自古好刀劍，多投伊水中以禳勝人之妖。蓋伊水中有怪異似人，勝歷已下至脚，有首無口耳手足，常損害人矣。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詔徵聘於車中。化爲大鳥飛去。墜三翮於地。今有大翮山在常山郡界。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舍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公云牧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問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以他事贖死。盧氏縣南山堯女塚。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並玉盤。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卽塚果有開處。旋獲其盜。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稱皆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公前歲自京徒步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具如所說。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塚。且堯女舜妃也。皆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於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卽此塚果何人哉。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門見匠人施墨。遂創意焉。梁蕭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義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引皆有名公之詞也。

杜紫微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又杜公自述·不啻歷  
小比·此必傳之誤·

楊祭酒敬之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詩惣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  
善·到處相逢說項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科也·

東都頃千艘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尚書匡寶惜有年·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  
也·公除潞州旗節在途·繩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書·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  
要錢遣賣耳·公歎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

京師書僧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真僞無逃焉·王公借船  
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其時急切減而賑之·曰·錢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太冲外孫也·  
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

嘗有一淪落衣冠·以先人執友方爲邦伯·因遠投謁·冀有厚需·及謁見·卽情極尋常·所賚至寡·歸無道路  
之費·愁怨動容·因閑步長衢·歎吁不已·忽有一人衣服垢弊·行過于前·迴目之曰·公有不平之氣·余願知  
之·因具告情旨·答曰·止於要厚卹小事耳·今夜可宿某舍·至暮往·卽已遲望門外·遂延入·謂之曰·余隱者  
也·見爲縣獄卒·要在濟人之急·旣夜分·取一椀合于面前·俄頃揭看·見一班白紫綏者·纔長數寸·此人詬  
責之曰·與人有分·不卹其孤可乎·紫衣者遜謝·久之復用椀覆於地·更揭之則無有矣·明日平旦·聞傳聲

覓某秀才甚急，往則紫衣歛板以待。情義頓濃，遂贈數百縑，亦不言其事。豈非仙術乎？經云佛教上屬鬼宿，蓋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衰矣。吳先生嘗稱有靈鬼錄佛乃一靈鬼耳。

李抱真之鎮潞州也，軍資匱乏，計無所爲。有老僧大爲郡人信服。抱真因詣之，謂曰：假和尙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請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卽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仍升座執爐，對衆說法。抱真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竝灰，數日藉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又說洛中頃年有僧得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瑠璃器中。晝夜香燈檀施之利，日無虛焉。有士子迫於寒餒，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瞻。僧遂出瓶授與，遽卽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聞喜，遂贈二百緡。仍取萬病丸與喫。俄頃洩痢，以盆盛，盛貯罐而收之。此一事，東都諸僧說所爲，豹非苟於利者，乃剛正之性，以戀無良。豹與張祐、崔涯三人，爲文酒之侶也。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一作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雕鶚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則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菓實飲饌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人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饅餅桓玄嘗盛具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涴玄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

昌黎生者名父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俄有以故人子憫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也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竝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西平王始將禁軍在蜀戍蠻與張魏公不叶及西平功高居相位德宗欲追魏公者數四慮西平不悅而罷後上令韓晉公善說然後竝處中書一日因內宴禁中出瑞錦一疋令繫兩人一處以示和解之意

潞州啓聖宮有明皇帝欹枕斜書壁處並腰鼓馬槽竝在公爲潞州從事皆見之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帝詔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揭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往住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秃筆頭十瓮每瓮皆數石人來覓書並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爲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爲退筆塚自製銘誌

孫季雍著墓經。又有著墓略者。言墓用吉禮。僧尼竝不可令見之也。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爲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郭侍郎承嘗寶惜書法一卷。每攜隨兵初應舉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絨裹置於篋中。及納所寶書帖。卻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恩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於棘園門外見一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而許之。遂巡賣程試。往而易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自以錢送諸興道。款闌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父死三日。方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棘園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而去。余在京曾侍太傅相國盧公宴語。親聞其事。今又得於張公方審其異也云耳。